

文
史
对
照
本

长篇历史小说

上卷

张之洞

唐浩明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

张之洞

卷一百一十五





张之洞

唐浩明 著

文
史
对
照
本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之洞. 上卷 / 唐浩明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2010. 12
ISBN 978-7-200-08480-1

I. ①张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2172号

张之洞 上卷

ZHANG ZHIDONG SHANGJUAN

唐浩明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 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16开本 25.75印张 514千字

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08480-1

I·1157 定价: 88.00元(上卷、中卷、下卷)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卷首语

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探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张，巧于仕宦。

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：打败法人的入侵，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，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——好大喜功，糜费挥霍，崇洋媚外，沽名钓誉——的把柄。

为谋求中国的富强，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，但直到瞑目的那一天，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。

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，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，作为官方大员，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。但他的这个设想，无论在其生前还是其身后，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。

此人是谁？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。

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
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？

“中体西用”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，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？

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，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？

这些，也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感兴趣的历史话题。

翻开逝去的这一页，文史对照，从文学走入灵魂，从故事走进历史，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。

主要人物表

- 张之洞** 字孝达，号香涛，长期担任湖广总督一职，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，他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强国主张
- 桑治平** 原名颜载初。善画，通管桑之学。先为肃顺幕僚，后为张之洞最为倚重的幕僚
- 慈禧** 俗称“西太后”，发动“辛酉政变”，实现垂帘听政，成为同治、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统治者
- 奕 譞** 道光帝第七子，光绪生父，号醇亲王
- 奕 訢** 道光帝第六子，号恭亲王。颇有干才，是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
- 张之万** 字子青，谥文达，张之洞族兄。善书画。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重要大臣
- 翁同龢** 字叔平，光绪帝老师。支持变法维新，拟定并颁发了“戊戌变法”的纲领性文件《定国是诏》，揭开了“百日维新”的序幕
- 阎敬铭** 字丹初，谥文介。历经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。为官清廉耿介，善理财，有“救时宰相”之称
- 李鸿章** 字少荃，曾国藩弟子，先参曾氏幕，后自领淮军。直隶总督
- 曾国荃** 字沅甫，曾国藩九弟，湘军吉字营统领，后任浙江巡抚
- 彭玉麟** 字雪琴，湘军水师统领
- 胡林翼** 字润芝，湘军重要将领，死于湖北巡抚任上
- 张树声** 字振轩，淮军重要将领，两广总督。提倡“采西人之体，以行其用”
- 冯子材** 字南干，晚清抗法名将，在“镇南关大捷”中立下赫赫战功
- 盛宣怀** 字杏荪，官僚买办，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
- 辜鸿铭** 字汤生，通晓十国语言，学贯中西，号称“清末怪杰”。曾为张之洞幕僚，后为北京大学教授，是东方文化的坚定捍卫者
- 郑观应** 字正翔，号陶斋。热衷洋务事业，代表作《盛世危言》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

- 袁世凯** 字慰亭，号容庵。凭借“北洋军”成为清末权臣，也是清王朝的终结者
- 康有为** 字广厦，号长素。近代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社会改革家。“公车上书”的发起人。领导发动了“戊戌变法”
- 谭嗣同** 字复生，号壮飞。清末著名维新志士，“戊戌变法”参与者，为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，代表作为《仁学》
- 唐才常** 字馥丞，后改佛尘。清末维新派领袖，与谭嗣同并称为“浏阳二杰”。“戊戌变法”失败后，为杀慈禧，成立自立军，兵败被杀
- 杨 锐** 字叔峤，曾为张之洞学生、幕僚。参与“戊戌变法”，后被杀害，为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

目 录

卷首语

主要人物表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-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 /1
-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/10
-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/21
-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/30
-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/43
-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/48
-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/60
- 张之万对族弟说：做官是有诀窍的 /69
-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，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/79
-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/87
- 附子一片，请勿入药 /94
-

第二章 燕山聘贤

- 赴任前夕，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/106
-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/112
-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，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/124

- 出山前夕，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/135
-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，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/144
-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/157
-

第三章 投石问路

-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，张之洞顿生反感 /162
-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/166
-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/174
-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/176
-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/185
- 敢参葆庚、王定安，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/189
-

第四章 晋祠知音

- 为了五万两银子，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/200
- 圣母殿里的灵签 /206
- 夜阑更深，远处飘来了琴声 /218
-

第五章 清查库款

-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，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 /226
-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，震撼张之洞的心 /235
-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/243
-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/248
-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/254
-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，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/259
- 秋夜，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/262

第六章 观摩洋技

- 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/270
-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/278
- 唐风宋骨话诗歌 /285
- 人生难得最是情 /294
- 离开山西的前夕，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罂粟 /302

第七章 和耶战耶

- 恭王府里的密谋 /311
- 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 /322
- 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 /334

第八章 凉山大捷

- 面对炮火，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/342
- 马尾一仗，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/354
- 海隅荒村，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 /363
- 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 /373
- 冯子材威震镇南关 /385

第一章

清流砥柱

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

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，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。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。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，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，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。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，吹得左右晃动，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；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，吹得猎猎作响。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：既陈腐不堪，又带有几分神秘性；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，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，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！

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靄，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。

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，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、周而复始的变化。他已病了七八天，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，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，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，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。

他已经四十三岁，通籍十六七年了，却还只是一个洗马。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，洗马，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，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，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。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，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。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，问他官居何职，那人答：“洗马。”驿吏想，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。又问：“你

一天洗多少匹马？”那人知驿吏误会了，便和他开玩笑：“没有定数，忙时多洗，闲时少洗，心情好时多洗，心情不好时少洗。”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，说：“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！”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，不再理睬，那人也不做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，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。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，县令则步行跟随，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。

驿吏大惊，问县令的跟班：“他不是一个马夫吗，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？”跟班斥道：“什么马夫！他是县太爷的恩师。十年前，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，五年前会试时，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。”驿吏明白了，“洗马”不是马夫，但他始终不知道“洗马”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。

原来，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。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，隶属詹事府。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。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，并作为定制传下来，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，后来又恢复，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。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，来到地方上，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，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，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；然而在京师，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。

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，偏偏是无论做史官，还是做学使，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，可就是官升不上去，真叫人沮丧。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，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，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。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，年过不惑，精力日衰，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？

关于“洗马”一取闹出的笑话，近人朱德裳在其所著《三十年闻见录》一书中亦有记载。见该书《洗马》一节——

洗马一职，秦汉即有之，为东宫官属，太子出，则前驱导威仪。晋以后，职掌图籍，隋曰司经局洗马，历代因之。明制，司经局洗马掌经史子集，制典图书刊辑之事。立正本、副本、贮本以备进览。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，皆受而藏之。并有校书、正字，掌缮写、装潢经史子集、制典图书，诂其讹谬，调其音切，以佐洗马。清废建储，仍留詹事府为翰林升转之地。司经局与春坊同裁。洗马暨庶子等并入詹事府。惟结衔仍署坊局字样而已。其洗字本读先，上声。而俗读久如洗涤之洗。于是清华之职，乃若舛司洗涤马匹者矣。明人关于洗马之记载，有可发噱者。如陆钺《病逸漫记》云：“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，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，戏曰：‘君职在洗马，所洗几何？’刘公应声曰：‘厩马皆洗过矣，独司马洗不得也。’闻者为之绝倒。”耿向定《先进遗风》云：“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观省，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为何官，与之坐而抗礼。卒然问曰：‘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’公漫应曰：‘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，无定数也。’俄一御史且至，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。公曰：‘夫固宜然，待其至而让未晚也。’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。踞而起居。丞乃晚御史不见，蒲伏阶下，百状乞怜。公卒亦不较。”两事均堪捧腹。洗马之贵，驿丞不知，乃就字面解释而轻之。御史虽七品官，明制如是。然奉命巡方，则藩臬均执属官礼，驿丞末吏，视若帝天矣。宜其于御史踞而起居者，蒲伏乞怜也。

许同莘编《张文襄公年谱》“光绪七年”——

公生长兵间，早岁即有志于经世。尝闻人言，咸同之际，公昼读书，夜观星象，至于呕血。同治壬戌却张勤果见招书谓，平生志趣，雅不欲以文人自命，而纵横大略，略涉藩篱。

张之洞为自己愁虑，更为国事愁虑，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。国家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，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，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，只要让他知道了，他就非得过问不可。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，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，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，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？唉，真个是朝中无人！倘若自己握秉朝纲，国家绝不会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。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，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。

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。

十多年前，趁西北内乱时，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，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，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。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，借口保护侨民，出兵占领重镇伊犁。光绪二年，左宗棠率部出关，很快便打败阿古柏，收复新疆，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，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。

崇厚是个洋务派，跟外国人关系密切。同治九年，天津教案发生，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，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。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，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。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、八面玲珑的软骨头，张之洞尤其痛恨，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。

朝廷谕旨已下达，当然不可更改。张之洞于是上疏，请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，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，从而做到心里有数，以免上俄国人的当。但崇厚怕吃苦，不肯走陆路，坚持要坐海船；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，此行绝不会让国家吃亏。慈禧答应了崇厚。为此，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。

于是，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，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。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，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。

这时，他又想起这件事来，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。“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，叫个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张之洞拍打着脑门，想了很久想不起来。他掀开被子下床，擎起窗台上的油灯，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。

“四爷！”听到房间里有响动，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。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，不便直呼其名。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，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。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。”

“外面风大，刚好一点，不要再受凉了。”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，扶着他回到床边，说，“你依旧坐到床上去，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。”

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《皇朝舆地图》的图纸拿了过来，摊开在桌面上。地图很大，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。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。

“特克斯！”他抬起头来，一边折地图，一边重复着，“特克斯。是的，就是特克斯！”

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，问：“特克斯是什么？”

“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，重新坐到床上，自嘲地说，“我怕真的是老了，很熟的一个名字，一下子就想不起来。”

王夫人安慰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。什么特克斯、特克斯的，多难记，若是取一个像淮河、汉水一样的名字，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？”

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。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，连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夫人说得对，不能怪我记性不好，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！”

王夫人也笑了起来，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，说：“不要再想这些事了，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、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，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，等康复了再说。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，开张单子。”

“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。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，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，见效也没有这样快。我看要不了几年，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。”

张之洞说的廉生，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，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。十多年后，就是这个王懿荣，凭着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，因一个偶然机会，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，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。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，一个七品小京官。

“二哥反复说了，要静心休养，不要劳神。”

“我一直在养病，没有劳神。”

“没有劳神？”王夫人嗔道，“没有劳神，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张之洞叹了一口气，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，好长一会儿没有做声。

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。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，题为《林泉归隐图》，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真迹，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。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，看了一眼《林泉归隐图》，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咱们也学文徵明，去归隐林泉吧！”她马上接言：“好哇，到哪里去归隐呢？是去你的老家南皮，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？”见

李伯元著《南亭笔记》中有《王廉生耿介谈谐》一节——

王廉生祭酒，官翰林二十年，喜金石书画，一贫如洗，典衣绝粮不顾也。书法雄健，尽脱楷气。吴县潘文勤公，极赏识之。王性耿介，好谈谐，动辄玩世，使酒骂座，同官均侧目，有东怪之称。至合家殉国，人始叹为不可及。

丈夫不再吱声，王夫人笑着说：“归隐好是好，可你的那番志向呢？”张之洞沉吟半晌，说：“看来，还不到归隐的时候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不提归隐的事了。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？王夫人的目光从《林泉归隐图》上转回，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。

在通常人的眼里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。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，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。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，肩窄腰细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。脸是长长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眉毛粗短，两只眼睛略呈长形，鼻子却又大得出奇，粗看起来，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。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，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。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，不起眼的眉宇之间，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你想什么呢，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？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！我是放心不下啊，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。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，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，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。”

“四爷。”王夫人笑着说，“依我看，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点心为好。上有皇太后、恭王、醇王各位王爷，下有军机、六部、九卿各位大员，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，安安稳稳养好身体，日后做了侍郎、尚书再说吧！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！”张之洞跟夫人认起真来，“古人云：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’洗马虽然官职低，比起匹夫来不知高了多少。何况崇厚这次跟俄国人谈的是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事，我怎能不关心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争辩了！”宦门出身的王夫人既深知朝廷命官与公务之间的关系，又深知丈夫素以国事为身家性命的脾性，便主动退了下来。“至少这几天不要去想这码子事，完全康复了再说。天已黑下来了，我去把药端过来，喝了药，躺下睡觉吧！”

王夫人正要起身，春兰走进门来说：“老爷，宝老爷、张老爷和陈老爷来了。”

“噢，是他们来了，快请！”张之洞一边说，一边掀开棉被。王夫人赶紧将一件玄色缎面羊毛长袍给丈夫披上。

刚迈出卧房门，内阁学士宝廷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、翰林院编修陈宝琛便走进了庭院。

未待主人开口，精明灵活、风度翩翩的张佩纶便先打起招呼：“香涛兄，听春兰说，你近来身体不适，好些了吗？”

陈衍《张相国传》——

之洞躯干短小，不类北人。广颧伟鼻，目三棱有光，修髯及腹。行坐揖让，仪规秩然。

《清史稿·张之洞传》——

往者，词臣辜鸿铭容养望，自之洞喜言事，同时宝廷、陈宝琛、张佩纶辈蜂起，纠弹时政，号为清流。

张之洞答：“在床上躺了几天，今天下午开始好多了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矮矮胖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宝琛端详着主人说，“才几天，就瘦多了。”

张佩纶、宝廷和陈宝琛是这里的常客，且为人和张之洞一样的通脱平易、不拘礼节，故王夫人不回避他们，这时走出卧房，笑着说：“黑夜来访，必有要事，快进客厅坐吧。只是有一点，他的伤风病还没好，不要谈久了。”

“好厉害的嫂子，还没说话哩，就先下逐客令了。”张佩纶笑嘻嘻地说。

这个出生于河北丰润的三十一岁青年，确实不同庸常。他博学强识，文笔犀利，尤为难得的是，他疾恶如仇，敢作敢为。朝中的重臣，各省的督抚，凡有人做了他认为不该做的事，他都敢上折参劾，并不畏惧会遭到打击报复。很多人怕他、恨他，更多人则喜欢他、敬重他。他这样无所顾忌，居然官运亨通，通籍不过七八年，便已经是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了。

光绪三年，朝廷为穆宗神主升祔的事颇感棘手。因为太庙只有九室，而这九室分别由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、世宗、高宗、仁宗、宣宗、文宗的神主给占满了，慈禧的亲生子、十九岁去世的同治皇帝庙号穆宗的神主摆不进去，廷臣们为此事议论纷纷：有的建议再建一个太庙，有的建议在原太庙的左右再扩建几室。张佩纶上书提出一个办法。他说可仿效周朝为文王、武王建世室的成法，为太宗文皇帝建一世室。大清一统江山，实际上是太宗打下来的，他理应享受这种特殊的礼遇，今后可将前代神主依次递迁太宗世室。

这个主意，既通过建世室崇隆太宗的做法，来颂扬皇太极入关进中原的历史功绩，又解决了眼下穆宗神主升祔的实际问题，同时也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后顾之忧，得到两宫太后的嘉许，予以采纳。张之洞也想到了这一层，也给朝廷上了两道内容相近的奏折，他后来读到张佩纶的折子后，深觉自己讲的没有张佩纶的透彻。他感叹说，不图郑小同、杜子春复生于今日！于是亲自登门拜访，与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年轻人订交。

陈宝琛拉着张之洞的手对王夫人说：“香涛兄的手还是冷的，确实未复原，按理我们看看就该走了，但今晚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，我们要在这里多赖一会儿，请嫂子原谅。”

矮矮胖胖的陈宝琛祖籍福建，和张佩纶同年，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。他模样生得敦敦厚厚，写出的文章却尖利苛刻，读起来有一种痛快感。

宝廷笑嘻嘻地望着王夫人说：“请嫂子法外施恩，这件事的确重大得不得了！”

宝廷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郑亲王哈尔朗济的九代孙，真正的黄带子。满人入关二百多年了，努尔哈赤的后裔们久享荣华富贵，既不屑于以学问诗文博取功名，连老祖宗的刀枪骑射也弃之不顾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轻轻松松地进入官场。但宝廷不这样，他走的是一条汉族读书人的艰难科举之路。他由举人而进士，由进士而翰林，是黄带子中极为少见

的正途出身的官员。

王夫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，哪一次谈的事都很重要，只是这国家又不是你们几个人的，用得着你们这般苦苦操心吗？我不管你们了，外面冷，快进客厅吧！”

张之洞摆摆手，请客人进客厅。客厅设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。正房共有四间。东边的一间是藏书室，四壁立着顶天接地的木架，木架上陈放着一函函书籍卷册。房间里摆着两张大木桌，桌上也堆满了书，有的正摊开着，看来这些都是主人近来正在使用的书籍。藏书室过来，便是主人夫妇的卧室。再过来一间，面积最大，这是主人平时读书治事之处。一张极大的书案摆在窗户边，上面放着读书人惯常使用的文房四宝和几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另有两个博古架很引人注目。架子上摆满了破破烂烂的陶罐、泥碗，锈迹斑斑的箭镞、刀柄，残缺不全的瓷瓶、铜盆，乍然来到面前，如同走进了出土文物陈列室。另一壁

柴小梵所著的《梵天庐丛录》中《宝廷》一节里记载有关宝廷的一些轶事，录于下——

光绪初四谏，一为宗室礼部右侍郎宝廷竹坡，深明汉学，常据经义言事。世谓汉学人多好货，宋学人多好色，然其时汉学巨子洪文卿、汪柳门两侍郎，文道希学士，皆以色累。竹坡侍郎则好色而绝不好货。所谓好色者维何？则江山船麻美人也。侍郎满洲产，特钟情于汉妇之纤足者，遂为一段艳史张本。既由闽回皇都覆命，朝论大哗，致侍郎自行检举。朝命未下，寄顿麻美人于客店，不敢即以入府，盖侍郎府第旧王府也，侍郎之先，乃一王者。美人自称原籍苏州，乃使谒江、浙同乡。曾至丞相胡同武进恽文简第。时文简犹在词林，命家人礼之。侍郎既开缺，差囊不禁挥霍，几至一贫如洗。端忠敏除夕访之，则著鲁山茧帛旧棉袍，折梅蕊一枝，雪中行歌而归。忠敏问何所吟？则一小词半阙字句未妥。忠敏掌工部虞衡司印，步入甚裕，岁末炭敬尤丰，适与岑西林京卿沿游斗富，遂大感叹，而资助侍郎。然侍郎之廉砺，有足重者。

侍郎尝痛哭流涕诉于慈禧皇太后，谓满人不学，中国不亡，满族必亡，而今端微渐见矣。

侍郎失官后，曾一度现狂易之状，取李提摩太译书，痛加驳斥。于谈天一书，尤肆狂诋。就正翁松禅，翁氏大笑，恐损侍郎盛誉，匿不复与。

侍郎二子，一寿富，一寿寿。寿富官翰林，阐理学，好宋元明诸子，著述至数十卷。光绪庚子，联军入京，皆殉国难。

吾浙某士，著论诋侍郎为草包名士，谓时人所以有“宗室一家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”之联，并诬美人婢曳残声过别枝矣，不知侍郎诗草名《一家草》。美人至民国纪元，犹居府中，安健无恙。

侍郎孙婿，固始吴豫清，字洁泉，任吾浙东阳县知事。其入赘于府，偶如厕，瞥睹所践巨石，似非凡物，细辨有文字，命水涤之，则魏碑一方也。故侍郎所珍藏，家人不识，遂以筑厕。因请于寿夫人而有之，欣告于人，谓此亦夫人赐予见面礼之一。郑海藏、林畏庐两先生，皆侍郎闽中所拔士。鼎革，两先生至京，每造府存问，见积藏碑版，犹不少也。

侍郎欲法古人尸谏，购白棹寄西城外某寺，不繫也。自闽返，滑稽者告以上意不可测，既自勘矣，宜备彭亨大棺，可横陈两尸。侍郎神经已乱，急从其议。事过，知为所弄，欲售而材之，则不祥物，无受主，欲劈而焚之，则清律劈棺有罪，且京师需煤不需柴，致无所措，遂成笑柄。侍郎好饮，家贫，赖友人资之，然到手即沽饮，或以贖更贫者，后竟中酒病卒。其诗本名《一家草》，后重编之，名《偶斋诗草内外集》，又有《尚书持平》，殊精确。